

世界文豪书系

泰戈尔全集

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রচনাবলী

৩৫ ১ ৩৬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Tagore

泰戈尔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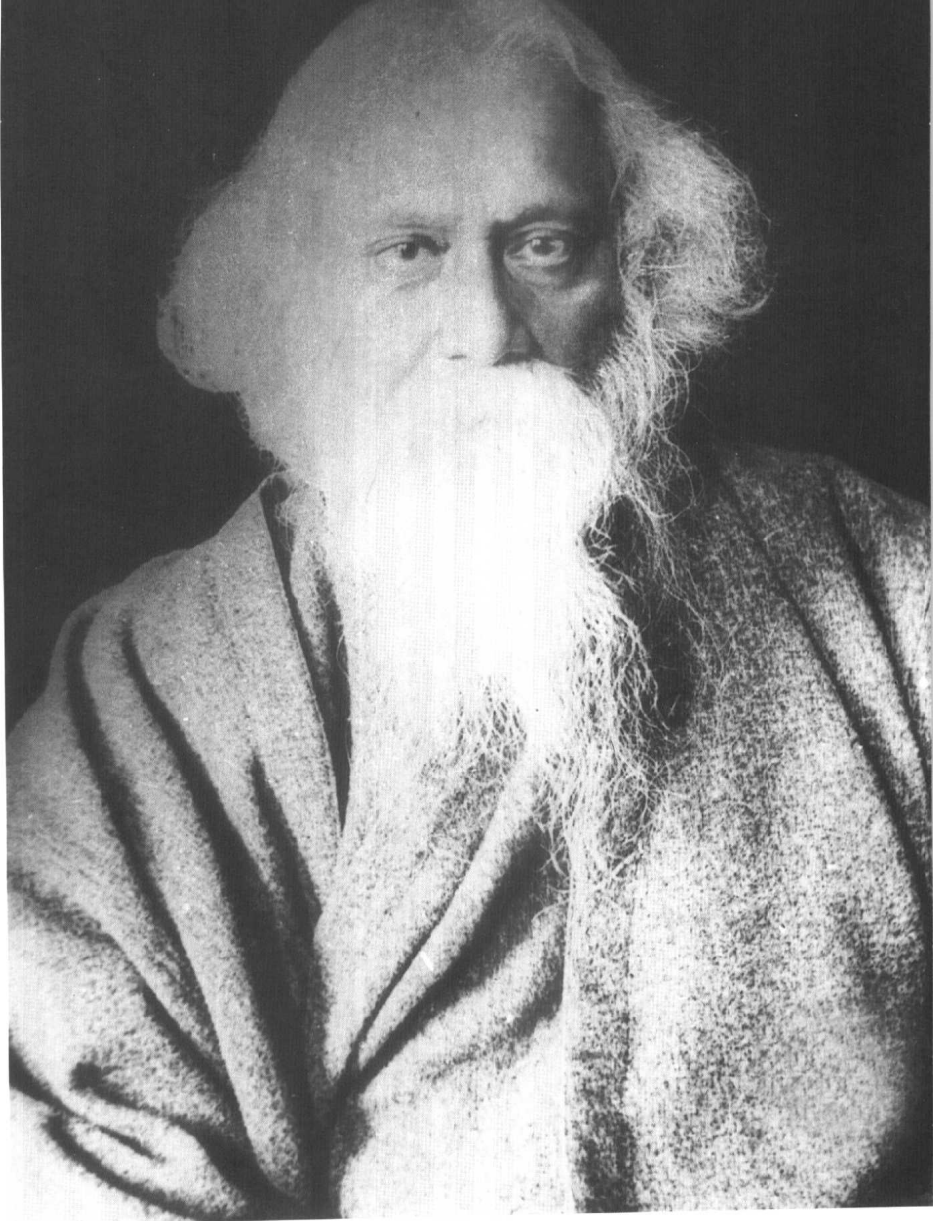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卷

诗 歌

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

黄志坤 白开元 董友忱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晚年泰戈尔

“世界文豪书系”出版说明

- 一、世界文豪的创作凝聚着人类文化精华，蕴含丰富的精神营养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久远的研究价值。本书系不零散译介文豪著作，而以全集或文集形式，广泛收入其各种作品与文论、书信、日记等，力求集中地系统地展现其思想与创作全貌，以期更好地积累文化，传播名著，吸取人类优秀遗产，弘扬高雅艺术，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。
- 二、根据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，并从我国翻译出版的状况以及本社的实际出发，本书系列入东西方十多个国家、七大语种、二十多位世界文豪的作品，包括：《新莎士比亚全集》、《雪莱全集》、《普希金全集》、《莱蒙托夫全集》、《屠格涅夫全集》、《海涅全集》、《卡夫卡全集》、《乔伊斯全集》、《泰戈尔全集》、《纪伯伦全集》、《歌德全集》、《雨果全集》、《波德莱尔全集》、《川端康成十卷集》、《莫泊桑小说全集》、《马克·吐温文集》、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》、《加缪全集》、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》、《契诃夫全集》、《果戈理全集》，三百余卷、一亿多字。
- 三、本书系力图在译文与研究两方面体现我国翻译与学术界最新成果。每套书均争取有较全的选目、较好的译文与较详尽深入的序言、题解、注释及有关资料。
- 四、本书系以新译为主，少数旧译在收入时作了校订。
- 五、本书系延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主编和翻译评介工作。
- 六、本书系自1994年开始出版，到1998年出齐；同出两种版本：精装本成套应市，平装本可成套或单册供应。

“世界文豪书系”编辑委员会

编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方 平	王亚民	王逢振	邓子平
叶廷芳	白开元	江 枫	刘文飞
刘安武	刘硕良	刘象愚	关 偁
宋兆霖	杨武能	吴钧陶	沈念驹
陈 桑	张小影	钱满素	柳鸣九
桂裕芳	倪培耕	顾蕴璞	高慧勤
郭宏安	章国锋		

执行编委

王亚民 刘硕良

自序

白开元 译

国际大学出版委员会的教授下决心收集我的全部诗歌、散文和其他种类的作品，采用特殊方式编排、出版。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依我看，恐怕谁也没有本事编出一部文学批评家个个满意的全集来，我本人也一直不敢答应接受这项任务。现在出版委员会的教授们准备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，我真有点为他们担心。

自孩提起，我的作品之河与我的人生之河融会着向前奔流。随着环境和氛围的变化，借鉴不断丰富的自己的写作经验，我的作品几度改弦易辙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。不同时期的作品打上一脉相承的印记，表明它们有着血缘关系，这已被在外部进行探索研究的人的智慧所揭示。但作者本人并不清楚。当各个季节心田上开花、结果，个中的激情和真实性，诗人一目了然。某些时候空气只供给少许生命力，收成相应减少。那些零星作物，是上一个季节收割的庄稼遗留的种子的幼芽长成的。不结果的年月本应该遗忘，可对于收集史料的人来说，那是块尚有稻穗可拾的农田。然而，史料和诗歌精品毕竟不是同类产品。

历史设法铭记一切，但文学忘怀的甚多。印刷厂是历史学家的依傍，而文学的一大特点是要筛选。印刷厂妨碍它的行动。诗人的创造领域宛如星空。浩淼朦胧的星空中不时迸发出成形的恬静的创造，那就是诗，是我全部作品中的宠儿。它们弥漫着混沌



烟雾的罅隙，不属于真正的文学。历史学家偏偏又是天文学家，云气、星座、空隙……一样不肯割舍。

我正走向人生的终点。我这位耄耋老人最后要做的一件事，是择选、保存我认为具有文学水准的作品，其余的一律扬弃。这是表明酿制文学情味的诚意的惟一办法。不加选择地堆垒全部作品，就无法看清创作的真貌。如能清晰地展示我——一个文学家的心灵，于我那是最大的成功。想看清森林，首先必须清除荆莽杂草、枯藤老枝，必不可少的是斧头。

我并不是说非得挑选佳作扎成花束。清一色上乘之作的标准，不同于常见的普通作品的标准。普通作品的价值也有高低之分。一列火车有一等、二等、三等车厢。它们的装修和服务标准不一，但相同之处都是装在车轮上。它们服从一条共同的成品的标准。车间外面的半成品是不应该运来的。然而读了全集首卷的诗歌，会发现一些半成品被运来了。雾不是雨，那些半成品也不是诗。读者见了少年时代那些早产的未成形的诗例，想笑只管笑，不过请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并且记住，幸运的是，那是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顺便说一下，收入全集的歌剧的歌词，其实是诗，但愿无人对此产生疑窦。

文学作品的艺术性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不可能达到同样的高度。将它们胡乱地捆在一起，对它们反而有害。记得比宾昌德罗在《毗佐亚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评析我的歌曲。他的批评失之偏颇。被他召来推上“审判席”的歌曲，含有许多稚拙的成分。他所做的论证，在它们身上涂了一层让人迷惑的色彩。它们尚未成熟，在诗歌文学的筵席上不会掩饰自己的羞赧。为了提供史料，文学界把它们送到印刷厂排字工人手中。若提出撤换的要求，历史学界就打着修史的陈旧的幌子，予以拒绝。

如果现在确已到了推出我全部作品的时候，上、中、下三类作品各得其位，这就可以被接受了。它们汇总起来形成一个非常

自然的整体。“不成熟的作品，既然过去已经发表，出于历史的考虑，应当承认它们的权利。”这种话是不值得尊重的。把它们抛到视野之外，才能维护全集的尊严。

所以，编纂全集意味着汇总至少达到我定的文学标准的作品。天帝手中每每出现不完美的创造，但绝无出现了就能生存的道理。它们与整体不和谐，为此需做出解释。全集首卷的若干作品，佩带着写有“有待解释”字样的徽章。读者大模大样地从它们中间走过去，是对它们的友善态度。首次耕耘的时节，雨水不曾润泽土壤，干瘪的种子萌发的虬曲的嫩芽，在做出某种表示之前就夭折了。《暮歌集》就是那种嫩芽似的作品，没有收藏价值。它惟一的价值，在于它曾以心底喷射的激情，猛烈冲击刻板韵律的锁链。

汇集数十年的作品的时候，脑际跃出一个想法：它们是不同的年龄、不同心境的产物，既是我的心灵亦是周遭心灵的成果。文学之舟，穿过无法躲避的历史风云，驶向自己的圣地。最显著的差别，是写作能力的强弱。今天吸引心灵去酿造特种意蕴的物境，明天可能吸引不住心灵。于是只得另辟蹊径。那样做无损于作品，只要表现力足够刚劲。我们所说的稚嫩，作为诗歌内容非常之好，作为写作技巧则应受到冷遇。我在人生旅程的一个阶段写的作品，一般不同于另一个阶段。题材雷同的，大都采用不同的体裁。形式和蕴藉的转变，如果在某个时期获得表达的适当载体，那就无可指摘。时代演变，是历史机体的一部分。但文学的一条基本原则——印度修辞学称之为情味理论——透过各种变化，给人心以欢娱。情味不是用古代或现代供应的特殊原料酿造的。有时候，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的蛮横复活，闯进酿制情味的殿堂发号施令，手持棍棒在四周实行专制统治，以为它们的影响永世不可抵御。让它们的勋章耀花了眼的，是情味王国之外的人。他们是一群应声虫，一听到长呼短叫，就激动不已，蜂拥而来。



情味的性质，被认为是幽秘的，不可理喻的，它不受短促的亢奋的法规管束。它的豁露和隐逸，与人性玄奥的特点息息相关，谁也无法清晰地加以描述。在灵性深处的创造室的强烈鼓动下，人制造玩具，又毁坏玩具。我们是技工，为制造和毁坏的游戏提供材料。不过，那些并不纯粹是玩具，人每每渴望那是成就，否则他就懒得再动手了。与此同时，抱着恬淡的超然态度更好。

目睹汇集我八十年的文学探索，赋予其整体结构的辛劳，我有几分把握地猜度，整体结构的几面墙上，未来岁月的遗忘的使者，日日以看不见的墨汁，勾描行将湮灭的标志。为此，我不抱幻想，并认为恼火是枉然的。

果若如此，我正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才能对认为我的作品值得保存的热心人的好意表达我的敬佩。此时此刻，更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生物进化史。多种生物跟不上时代，未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，被无情地赶下生命的舞台。但这不是所有生物的结局。许多生物与时代的步调一致而未遭淘汰。它们追求新颜，又不弃绝旧貌。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文学领域，假如没有表现它们的充分证据，那只能说明造物主摒弃人心，烧毁身后的路，径自前行了。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人总是循着往昔，走向未来，否则迈不开步伐。假如有什么与往昔分离的文学，那一定是无首之躯，是反常的。

所以，我觉得，尽心尽力赋予我的作品以有形的恒久荣誉的教授们，基于自己的艺术兴趣和文化修养，已经认识到它们将长期流传。人笃信自己的认识，才肯为大厦奠基。可能有失误，但人对不发生失误的坚信，具有更高的价值。这就是我要对编纂者说的话。

如果你们征求我的意见，谦虚地说，听从太阳之子^①的忠

^① 指泰戈尔自己。

告，那我只有一句话：“该留的留，该砍的砍。”我不会假装谦虚。朋友们给予我多年的笔耕以盈含敬意的价值，我珍视这种价值，从中接受我最后的礼品。岁月不会欺骗他们，也不会给诗人带来烦恼，相信而不是怀疑这句话，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在岁月的殿堂里，它们的最终裁决，是很遥远的事。

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我将尽可能地关注肩负出版重任的教授们的艰苦工作，他们随时可以得到我的支持。

圣蒂尼克坦 1939年6月30日

诗 歌

泰戈尔诗歌译序

白开元

罗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是驰名世界的天才大诗人，印度和孟加拉国人民虔敬地称他为“诗祖”、“诗圣”。

泰戈尔 1861 年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排行第十四。几位兄长是蜚声孟加拉文坛的诗人和戏剧家。他家中编辑出版文艺刊物《婆罗蒂》。他的位于加尔各答朱拉萨迦的祖居，是当时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、哲学家经常聚会的场所。泰戈尔受兄长的影响和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，从小酷爱文学，是文艺女神的忠实信徒。他广泛涉猎国内外名著，尤其是印度古代经典作品，“几乎每天以纯正的发音朗读《奥义书》中的诗行”。他八岁开始练习写诗，从发表处女作《野花》到 1941 年逝世前一星期口授最后一首诗《你创造的道路》，诗歌创作长达七十二年之久。

泰戈尔是伟大的爱国者。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对祖国自由独立的憧憬，是泰戈尔诗歌的主旋律。

1757 年普拉西战争以后，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。整整一百年后的 1857 年，席卷印度的士兵大起义撼动了殖民主义的凯旋柱，揭开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。泰戈尔诞生在士兵大起义余波未息的年月，孩提时便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。他爱读郎迦拉尔^①的诗作《没有独立谁愿意活着》、赫姆·昌德拉^②的名作《两亿人的生

① 郎加拉尔（1748～1827），孟加拉诗人。

② 赫姆·昌德拉（1839～1918），孟加拉诗人。



息之地》，赞扬这两首诗唱出了盼望祖国独立的心声，听似晨鸟的啼鸣。泰戈尔的兄长热心于爱国宣传活动，为使庙会上文艺演出获得成功，他二哥谱写了歌曲《胜利属于印度》，堂兄格楞德拉写了《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》，大哥写了《印度，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》。他五哥乔蒂林德拉纳特筹建了一个秘密团体，经常在废弃的旧屋开会。泰戈尔在那儿接受了拯救印度的启蒙教育。长辈们的理想、热情、行动，给泰戈尔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为他日后爱国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在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日子里，泰戈尔与群众一起走上街头，示威游行，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，并以诗笔为武器，写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和歌曲。《故事诗集》是最有代表性的名作。这部诗集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佛教、锡克教、印度教的传说，讴歌为民族独立献身的大无畏精神。其中《被俘的英雄》欢呼锡克教徒的觉醒，歌颂他们与莫卧儿军队的英勇战斗。由于莫卧儿军队的残酷镇压，他们的鲜血洒遍五河之滨，但没有一个人屈膝投降，七百位英雄慷慨就义。首领般达与儿子不幸被捕，敌人的严刑拷打，惨无人道的折磨，也未能使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。他屹立着死去，不哼一声。这首诗以深沉、悲壮的语言，赞扬锡克英雄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民族气节，激励广大群众不畏强暴，与殖民统治者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。

1915年，泰戈尔与国大党领袖甘地结识，从此两位伟人结下深厚友谊。甘地被捕在牢房进行绝食斗争时，泰戈尔亲自前去探视，对他的斗争表示声援。1919年，发生阿姆利则惨案，泰戈尔勃然大怒，宣布放弃“爵士”的称号。他钦佩那些身陷囹圄、坚贞不屈的爱国志士，在《致帕卡萨城堡里的政治犯》一诗中，赞扬他们是顶穿冻土的幼苗、在笼中高唱太阳赞歌的鲲鹏，是天神的子孙。显然，泰戈尔把印度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敢于为国献身的爱国者身上。

为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志，泰戈尔创作了数十首洋溢赤子之情的爱国歌曲。《母亲的召唤》呼吁不同宗教的教徒为了共同的目标，摒弃偏见，像同胞兄弟亲密无间，团结在祖国母亲的周围，扬起胜利的征帆。《适得其反》对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表示极大的蔑视，深刻指出：他们的铁链愈是坚硬，/更多的锁链断裂粉碎。……他们愈是残酷镇压，/浪涛愈加汹涌澎湃。《金色的孟加拉》以充溢热忱的笔端，描写孟加拉平原的旖旎景色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大地纯真、炽烈的真情。《印度的主宰》号召印度人民超越种姓、教派，为掌握祖国的命运，为创造崭新美好的未来，团结奋斗。印度独立后，《印度的主宰》定为印度国歌。孟加拉国独立后，《金色的孟加拉》成为孟加拉国国歌。这两首歌曲将世代传唱下去，抒发印度、孟加拉国人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。

泰戈尔对一百多年来在殖民统治桎梏下印度的深重苦难有切肤之痛，因而他非常同情亚非拉其他殖民地、半殖民地人民。他在《叶盘集》第十六首中，揭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侵略、掠夺，谴责殖民主义者的骄横“比不见天日的丛林还要昏黑。/‘文明’的野蛮的贪婪，/暴露了无耻的灭绝人性”。他对非洲大陆的前景充满信心，以坚定的语气预言殖民主义必然走向穷途末路：当席卷西方地平线的风尘窒息了黄昏，野兽爬出秘窟，用凄厉的怪叫宣告死期的来临。

泰戈尔访问俄国以后，更加关注世界风云变幻。30年代初，他察觉到法西斯发动战争的阴谋，在《人类的儿子》中及时提醒世界人民注意：“罪恶凶器——狰狞的矛戟，狡诈的匕首、短剑，残忍狠毒的巨钺，在吊着一面乌烟熏黑的旗子的工厂里，飞快地霍霍磨砺，飞溅出眩目的火花。”同时，诗人在《呼吁——致加拿大》中大声疾呼：“来吧，所有年轻的民族！/自由之战的宣言，庄严地宣读！/高举战无不胜的信仰的大旗！”在德国法西斯



咄咄逼人的威胁下，某些西方国家采取绥靖政策，企图牺牲别国保全自己。对此，泰戈尔尖锐地做了揭露：

一方是肆无忌惮的残忍，
歇斯底里的无耻的吼叫，
另一方是胆怯的迟疑的迈步，
胸前警觉地抱着自私的财物。 （《边沿集》）

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，泰戈尔认为侈谈和平是自欺欺人，主张作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在《边沿集》另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：

临别之前，
我呼唤
普天下摩拳擦掌准备
与魔鬼拼杀的斗士。

泰戈尔在垂暮之年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。他在《叶盘集》第十七首中，愤怒谴责日本侵略军“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、/撕心裂胆的惨叫，/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，/把太阳旗插入夷平的村庄的废墟”。诗人以犀利的笔触撕下日本士兵礼敬佛陀的虚伪面具，暴露其凶残的本相。从中仿佛可以看到诗人横眉怒目挾伐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凛神态。

泰戈尔不仅以诗篇声援中国人民，而且亲自参加援华抗日活动。他撰写文章呼吁印度人民向中国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援助。他本人为援华基金捐款五百卢比，并率领国际大学艺术团在加尔各答义演。他的行动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热情。他在致中国人民的信中预言：胜利的种子将在中国人民的心田发

芽，开花；并且一再证明——它是不朽的。

泰戈尔虽未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，但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。

反对封建主义是泰戈尔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。

19世纪90年代初，泰戈尔受父亲的委托，赴希拉伊达哈地区，经管祖传田庄。他亲眼目睹地主阶级的横行霸道、骄奢淫逸，也看到农民削瘦、佝偻、皮肤松弛多皱的躯体包裹着的纯洁、单纯、善良的心。农民的饥寒交迫使他受到强烈的震惊。他在写给侄女的信中说：“我难以想像乡村的人忍受这样的苦难。他们家里有的患风湿病，有的两腿浮肿，有的感冒、发烧，婴儿不住地啼哭。但目前没有办法救助他们，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。乡村这种愚昧、落后、贫困、肮脏、无人关注的困境，太触目惊心了。”

泰戈尔在农村期间写的《金色船集》、《吉德拉星集》、《收获集》等现实主义诗作，展示了孟加拉水乡的真实风情。名作《两亩地》艺术地再现了农民蒙受的欺压和封建地主的贪婪、残暴。这首叙事诗共七十二行，每两行押韵。诗中的主人公乌本，只有珍贵胜黄金的两亩地。地主拉贾为了扩建花园，伪造证件，抢走了乌本赖以生存的土地。诗中以悲愤的声调控诉：

世上脑满肠肥的都贪得无厌，
拉贾劫夺了我这个穷汉的田产。

乌本被迫背井离乡，在集市、旷野流浪了十六年，有一天终于萌生返回故里的愿望。当他回到如画似锦的故乡，坐在芒果树下回忆童年生活时，两只熟透的芒果落在他身边。他以为是土地母亲的恩赐，但转眼间被赶来的地主和家丁诬蔑为惯贼，一顿拳打脚踢。在这首诗中诗人表示了对地主巧取豪夺、鱼肉乡民的愤



慨和对受欺凌的农民的真诚同情。

泰戈尔的不少诗篇反映印度妇女沉重的精神枷锁，猛烈抨击童婚制、寡妇殉葬等封建陋俗。《孟加拉新婚夫妻的对话》中，文质彬彬的新郎以华丽的辞藻，对情窦未开的新娘急切地倾吐情肠，可新娘却惦念着照看她的女仆、一起玩耍的小猫，想去打酸枣吃、做木偶游戏。新郎的自作多情和新娘的无动于衷，反衬出童婚制的荒谬可笑。《重获丈夫》中，婆罗门祭司和村妇支持、颂扬寡妇自焚殉夫，反映殉葬制对人的毒害之深。而寡妇后来听从杜尔西达斯的劝告，坚强地活下去，则表明有些妇女开始摆脱封建陋习的束缚，宗教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果。《神的鲸吞》描写穆库迭带儿子去恒河入海口朝圣、沐浴，启程时气头上说了句“到那儿把你扔进海里”。归途中，满载香客的木船遭到风暴袭击。梢公、水手认定她违背诺言，惹怒海神，使香客们面临灭顶之灾，于是凶狠地把她儿子扔进汹涌的波涛。这首叙事诗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刻画细腻，揭示迷信观念对心灵的毒化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。

泰戈尔一生对天真纯洁的儿童满怀慈父之情，他创作的孟加拉语儿童诗，独具风格，趣味无穷，成集出版的有《儿童集》、《童年的湿婆集》。此外，他还写了《错位集》、《戏谑集》等四集幽默风趣、旨在普及孟加拉格律和地理知识的儿歌。

《儿童集》写于1903年。1902年泰戈尔的妻子穆丽纳里妮病逝，诗人不得不担起照看孱弱多病的次女蕾努卡和另外两个孩子的责任。他想方设法让孩子们高兴，忘却过早失去母亲的凄苦。他与孩子朝夕相处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的儿童的天真无邪，以及被唤醒的对童年的回忆，融和凝聚成《儿童集》里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。

《童年的湿婆集》发表于泰戈尔访问美国的1922年。此后他在谈及该集的创作时，说他那次访美是“在成年人习性的荒漠里